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八极游龙

(台湾)云中岳 著

鐵橋老人遺稿
第十卷
第一回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八极游

学府书店

龙

以图书

1247.58/653

上



0378451

（加通）五中田 著

八 极 游 龙

(上、下册)

(台湾)云中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50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6484-0192-8

(上、下)册定价:33.80 元

内容提要

明朝万历四十八年，南阳各地连年灾荒，盗贼多如牛毛，江湖人士，各成一家，混沌宫乃是圣手无常和百绝头陀等群魔聚居之地，他们经常派出门人弟子到处作案，将抢来盗来的金银珠宝，作为扩建混沌宫之用。女弟子妙手观音梅含芳，心狠手辣，风骚放荡，在山东济宁州作案，杀死大善人一家七口，劫走价值巨万的金珠，被官府追急，无奈逃到梁山泊白莲教四大金刚之一的张世佩处躲藏。张世佩怕官府查出白莲教底细，准备杀死妙手观音，吞没金珠。她事先得到风声，盗回金珠逃回南阳。八极游龙杨一元，恰好在此地逗留，闻知此事，决心追回妙手观音交官府法办。他武艺高强，身手不凡，可两次捕回的却是假的妙手观音。途中偶遇霸剑奇花、小雅等女中豪杰，查出混沌宫恶魔残害少女，乱杀百姓歹行，决心捣毁混沌宫。他们同仇敌忾，大开杀戒，终于扫除了天人共愤的妖孽。杨一元与小雅，这一对患难情侣，说笑间相偎相依，离开血腥刺鼻的草场，去游览三月美丽的华山。

情节构思巧妙，隽永意深。或写牛鬼蛇神之怪状，或绘花前月下之私情，都会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

目 录

一、矫龙初现.....	1
二、游戏风尘.....	20
三、技艺小试.....	40
四、游龙解困.....	55
五、误捕淫妇.....	70
六、漏网之鱼.....	88
七、痴情难尽	101
八、群魔乱舞	118
九、生死荣辱	132
十、背水一战	145
十一、再度失误	160
十二、跟踪追击	176
十三、群魔聚会	192
十四、斩断爪牙	207
十五、生死关头	224
十六、劳燕分飞	241
十七、志同道合	255
十八、风狂雨骤	267
十九、情仇爱杀	284
二十、破斧沉舟	301

二十一、离间铄羽	317
二十二、以毒攻毒	331
二十三、以牙还牙	345
二十四、穷追不舍	360
二十五、龙潭虎穴	377
二十六、绝世瘟神	395
二十七、深入腹地	410
二十八、血腥宫门	427
二十九、歼除余孽	445
三十、恶战山贼	460
三十一、追杀穷寇	475
三十二、余孽星散	488
三十三、搜寻余孽	504
三十四、初探玉虚	518
三十五、绝世奇功	535
三十六、巨魔麋集	554
三十七、再入玉虚	573
三十八、烟腾雾涌	586
三十九、恐怖绝域	601
四十、夙愿结缘	615

一 矫龙初现

在炽热的毒太阳下赶路，中暑晒死并非稀罕的事。

南阳府南北的官道，虽说的傍伏牛山区，但仍然热得像处身在大烤炉里，成了死寂大地。

七月初，本来就该热。自从去年初冬开始，天上没飘一颗雪，新年像是阳春三月天，三月天没见半点雨，天空万里无云。

麦子没结穗，没有机会结穗。高粱不能下种，田地里的泥土干硬如铁。

河南、山东、山西，赤地千里。而各地的官府，许多州县的太爷出缺，无人主政。主政的是朝廷直接派下来催税的太监钦差，他们唯一的要求是：加税、加赋、要银子、要粮。

这鬼地方，三年一灾，两年一荒。三年前，万历四十五年，蝗虫遮天蔽地，饿死了二十余万人。

今年，蝗好像没发；即使发蝗，也没有东西可吃。人们已经不再诅咒天人，他们已经麻木了。

蹄声得得，连雄骏的黄骠，跑起路来也是有气无力的，甚至，连举蹄的劲也消耗殆尽了。

骑士也够雄健，但也显得无精打采，头上的宽边遮阳帽压得低低的，放松缰绳，任由健马任意所之，像在鞍上打瞌睡。

鞍前有鞍袋，鞍后有马包，腰间有剑有囊，一看便知是长途旅客。

天下各地盗贼如毛，旅客们带了刀剑，多少可以收些可吓阻的功能，多一两分安全保障。

即将近午时分，死寂的大地炙热如焚。

官道上旅客渐稀，许多旅客皆找地方歇息了。中午不宜冒中

暑的危险赶路，须等日影偏西暑气稍散才能就道。

前面，出现一支驮队，共有三十余匹健骡驮载着货物，以及十余名骡夫，一个个垂头丧气。

有四匹马，两前两后，佩了刀带了剑，有引人注目的镖囊，是保护驮队的人，也就是所谓刀客。

最近二十年来，各都会的著名镖局，大多数先后关门大吉，十趟镖最少有一半丢失追不回来，一家家赔源倒闭，无法再经营下去啦！

在家叫字号，出门亮旗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以往与绿林朋友打交道的江湖规矩，已经荡然无存，那些作案的强盗，根本很少是正式的绿林好汉，大多数是饥民亡命所组成，即使碰上皇帝的辇车，也一拥而上，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名号旗号，什么叫江湖规矩，抢获的东西到手即散，哪能追得回来？

商旅们必须自求多福，除了组成具有自卫能力的人手外，另外雇请一些年轻力壮，武艺高强的刀客保护，加强自卫能力。

这些刀客，有些是失了业的镖师，有些是敢杀敢讲的亡命、品流复杂良莠不齐，但大多数都能保有往昔镖师的风范：镖在人在，镖亡人亡。

但他们不保证人货的安全，也不负责人货的损失赔偿，碰上强盗，他们拼到死伤殆尽为止，各安天命，谁也不怨天尤人。

当然其中也有不讲道义的混蛋，本身就不是善类，所以非常靠不住，串通盗贼的事故层出不穷。

驮队走得慢，这位孤单的骑士走得也不快。

南面尘埃飞扬，赶来了四名劲装骑士，一看便知是江湖豪客，人强马壮精神抖擞，全是些寒暑不侵的人，不怕毒太阳当头，速度甚快。

孤单骑士策马避至道旁，让四骑士神气地超越。

这一带全是白沙，路旁的地也是灰白色的，健马急驰而过，那灰白色的尘埃在滚滚飞扬。

孤单骑士不加理会，仅把掩住口鼻的青巾紧了紧，摇摇头表示无可奈何。

白河流域有许多支流，前面就是从西面流下的小支流秋河，宽不足三丈，河床溪流淡浅，是附近还没有枯竭的河流之一。

路东有座歇脚亭，两座歇脚的贩卖食物棚屋。对面是毫无生气，叶子稀疏没结果的枣林，快要届枣红时节了，但今年仅结了几粒小指大的果实，收成无望。

秋河桥是座大木桥，但下面有石墩，桥的这一面有歇脚亭，可知这里本来是一处歇脚站。

已有不少旅客歇脚，要午后方能就道，亭左右的广场停有三辆车，栓马桩有十余匹坐骑。

四骑士先到，驮队也随后到达，歇脚亭增加了两倍歇脚的旅客，但没发生喧嚷吵闹的事故，各忙各的，坐骑牲口必须先牵至河下饮水。

孤单骑士片刻后到达，懒洋洋地先让马饮水。

等他安顿好坐骑，挟了鞍装进入食棚，五副座头已经满座。

最外侧棚北的分一副半隔开的食桌，有三位女食客，都很年轻，明艳照人，虽则所穿的骑装因沾了尘埃，而不显得特别抢眼，身材却曲线玲珑，令人想入非非。

尤其是那位穿水湖绿骑装的少女。那双深潭似的明眸极为动人，秋波一转，真可让大男人神魂颠倒。

都佩了剑，挂了囊，不折不扣的武林女英雄，打有坏心眼的人最好少打滥主意，看上一眼心里乐一乐无所谓，想讨野火上前勾搭可得小心了。

瞥了四周一眼，目光落在四骑士的大一桌上。

这是可坐八个人的大八仙桌，四骑士各占一方，都是高大魁梧，英气勃勃的大汉，胆小朋友一触他们充满霸气的目光。保证会矮了半截，避远些可保平安。

孤单骑士也高大魁梧，而且年轻，二十二三岁血气方刚，才猛

虎的性格和气质，剑眉虎目一表人才，但却一脸霉相，无精打采唬不住人。

他放下鞍装在壁角，到了四大汉桌旁。

“借光，抱歉打扰。”他在那位生了一双大牛眼的大汉旁陪笑说，“天气好热，辛苦了，诸位。”

四大汉可能被他的胆气所折服，居然不计较。

“坐。”牛眼大汉居然和气地让出一半座位，“随地弄点食物填五脏庙，稍后就道也精神些。喂！你小子怎么无精打采？”

“在南阳府城办事，霉透了，耽误半个月工夫，一事无成，哪能精神得起来？”他就座，笑得无奈，“在下姓杨，杨一元，到南阳找朋友，扑了个空。”

“在下张三，他李四。”大牛眼大汉随口胡扯，替同伴引见，“还有王五赵六，应朋友的邀请，从襄阳到许州，你老兄是本地人？口音与南阳的人一模一样。”

杨一元吩咐跟来的店伙准备食物，反正这里只供应一些烙饼硬馍，咸菜酱蒜汤水，没有蔬菜更没有肉。

“在下这种四海为家的人，到哪儿就学哪儿的话，哪能一模一样，还算不错就是了。”杨一元随口应付，“诸位到许州，许州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江湖上名号响亮的仁义大爷，摩云神手刘天裕，这位爷真不错。”

三位美丽的女食客，斯斯文文进食，左面，低声交谈，但注意力显然放在他们这一桌上。

提到摩云神手刘天裕，穿水湖绿骑装女郎的眼神略动。

“听说过这号人物。”张三淡淡一笑，“据说他早年曾经在道上混得有声有色，最近几年才返乡安居纳福，手上功夫非常了得，好像是什么大天龙爪吧！是吗？”

“张老兄的消息不假。”杨一元点头同意，“大天龙爪的攻击部位广，比大力鹰爪功厉害多多，普通的刀剑，一抓即断，所以声威远播，诸位如果前往许州，前往拜会必定受到良好的关照。”

“我们会的，于礼也应该拜会呀！哦！杨兄，许州还有多远？”

“依诸位的赶路方式，今晚可以抵达裕州，诸位的坐骑很不错，再两天就可以赶到了。”

“这条路咱们没走过，只知道大官道很好走，裕州过去是叶县。襄城。再一程是许州，对不对？”

“裕州过去是叶县，没错，但叶字只有你们湖广人读树叶的叶，在他们这里读折县，没有叶县，别弄错了。”

“咱们的路引上，分明写着要经过叶县呀！怎么乱读？什么意思？”

“这牵涉到古春秋时代的事，这些典故没有追根的必要，反正本地人怎么叫，你就怎么听就错不了。”

“好家伙！你是许州本地人？”张三的大牛眼中，涌起极端警戒的神色。

“不是，张兄请勿误会。”杨一元断然否认：“在下已经表明，我是四海为家的人。多少对各地的有名人物有些了解，小鬼与金刚谈不上交情。比方说，诸位来自襄阳，襄阳的隆中三英就是江湖的风云人物，其实根本不知道他们是高是矮。摩云伸手对我来说，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最后面的一桌，那八名食客突然放下了食具，一打手式，表示肚子填饱了，该办正事了。

八个精壮大汉，各佩了兵刃威风凛凛，四面一抄，包围了这座食桌。

“听说湖广来了几个地老鼠，要到许州自掘坟墓，”那位留了八字胡，手按刀把的中年人冷冷地说，“许州不埋地老鼠，所以咱们在路上等，在路上埋葬少却许多麻烦，哪能让一些不知死活的地老鼠，到许州灭咱们的威风？哪四个是汉江四霸？”

张三“嘿嘿”一笑，倏然拍桌而起。

“汉江四霸敢远走许州，扮过江的强龙，当然不在乎半途有人拦截撒野。”张三牛眼一翻，杀气腾腾，“咱们汉江四霸曾经是名

动江湖的英雄人物，被人称作地老鼠。阁下又是哪座寺庙的大菩萨？我神刀破浪张家认识你是老几吗？”

食客一乱，四位保护驮队的刀客，紧张地招呼驮队的人赶快离开，以免受到波及。

杨一元摇头苦笑，真不妙，霉到家啦！竟然一头闯入风暴的中心。

他想溜，却知道任何举动，皆会引起两方的注意，而引发风暴，乖乖坐在原处不敢移动。

汉江四霸，他听说过这四个人，在湖广，这四个一方之霸真称得上英雄人物，决不是八大汉口所说的地老鼠，虽则四霸并没有“强龙”的份量。

许州地当往来要冲，河南平原的大部，隐有不少名动江湖的真正龙蛇，摩云神手便是其中之一。

汉江四霸如果没有真本事硬功夫，敢远走许州撒野？就算他们具有强龙的份量，也人地生疏不敌地头蛇，可知他们具有相当浓的自信心，大摇大摆往许州闯。

“不要问在下是不是大菩萨，届时便知。”八字胡中年人傲然地说，“保证你死得瞑目，上！”

一声刀吟，单刀出鞘。

“去你的！”神刀破浪沉叱，抢进一步巨掌疾吐。

单刀刚出鞘，可怕的劈空掌力及体。八字胡中年人，没料到对方是已可凭内功伤入于体外的高手，已来不及反应了，大叫一声，连入带刀飞退，撞翻了一张食桌，“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挣扎难起。

一声狂笑，汉江四霸同时撒刀剑挥刃直上。

杨一元向下一蹲，乘乱窜走，出门人少管闲事以免送命，三两闪便窜出棚外。

香风入鼻，穿墨绿劲装的少女，突然在他身侧幻现，速度骇人听闻。

“不关我的事。”他急叫。

少女的纤纤玉手，已向他徐徐地伸出，远在八尺外，他已感觉出一股彻骨的劲气直压体。

“你分明与汉江四霸是同路人。”少女冷冷地说，总算纤手不再逼进。

“真是天大的冤枉。”他愁眉苦脸，“我上月中旬从郑州到南阳，找朋友办事，朋友失了踪一事无成，白白花了五六十两银子旅费，心中正充满失败感往回走，我根本不认识汉江四霸是何神圣。小姑娘，别找麻烦好不好？”

“你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少女横蛮地说，亮晶晶的风目狠瞪着他。

漂亮的年轻小姑娘发起威来，其实也相当吓人的，脸一板就显得神圣不可侵犯，锐利于指抓及五官那就灾情惨重。

如果身旁有其他的人，肯定会激于义愤帮助小姑娘打抱不平，倒霉的一定是男人，所以在天庭广众之间，男人们最好识趣些，不要招意女人而犯众怒。

外面就有不少走避的旅客看热闹，他不能强硬。

“小姑娘，你要怎样才相信？要不要到府城查我的行踪？”他沮丧地说，“我一直住在……。”

“本姑娘从府城北上，不能转回去。”

“那……那你打算……”

“摩云神手虽则不是什么好东西，襄阳的隆中三英也好不了多少，两方的爪牙，都是为虎作伥的牛鬼蛇神，最好互相残杀死光屠绝。你不能见机逃走通风报信，必须拔剑和他们拼个同归于尽，不然……。”

“不然，你就代劳杀我？”

“那是极有可能的。”

“好吧！我去参与。”

“去！”小姑娘神气地向棚内一指。

棚内，十一个人正火杂杂地刀剑交加狠拼，情势是二比一，但势均力敌，有两时已经到了厂棚外交手，刀来剑往打得激烈万分，甚有看头。

棚内仅有的食客，用两位少女，两人谈笑自若，旁若无人，一点也不介意附近的刀光剑影。

“好吧！”杨一元流露在外的屈服神情，神似一个听天由命的无用弱者。

“快去加人！”少女得理不让人，强者的面目表露无遗。

他懒洋洋向刀光剑影的食棚走去，手懒洋洋地按上了剑把。

一声暴叱，一声金鸣，一个中年人接了神刀破浪一刀，飞震出食棚外，背部凶猛地向杨一元撞来，根本不知道背后有人，知道也无法有所反应。

人影一闪，似乎两个人突然化合成一体了。

中年人继续飞退，踉跄飘落再急退五六步。

“喂！”不远处逼杨一元加入的少女，脸色一变讶然惊呼。

杨一元不见了，平空消失啦！也许他是一个妖怪，已经幻入中年人体内藏匿了。

大太阳当顶，众目睽睽之下，人怎么可能平空幻化消失的？

在远处旁观的四位刀客，居然也没发现不寻常的变故，他们的目光已被美丽强横的少女所吸引，仍在揣摸三位美丽佩剑少女的来历，忽略了被逼走向斗场的杨一元，杨一元消失，并没引起他们的惊讶。

“都给我住手！”少女沉喝，疾冲而上纤掌一挥，罡风乍起，远在八尺外的神刀破浪大叫一声，斜震出立外砰然摔倒。

食棚内的两少女也同时倏然而起，冲入恶斗的人丛，四只纤掌切入刀光剑影中，人群辟易，人倒刀飞剑抛，已崩坍的凳桌也面飞脚滚。

像一阵龙卷风，卷散了地面的一切。

恶斗瓦解，两方的人脸无人色纷纷向外窜。

“吕姐，怎么啦？”穿水湖绿劲装少女，掠出向逼迫杨一元的少女急问。

“那……那个人，像……像鬼一样消失了。”穿墨绿劲装少女有点语无伦次，指指惊恐万状的那位大汉，“好……好像进入那人的身躯。一晃就不见了。”

“怎么可能？”穿月白劲装的另一少女也到了，摇头苦笑，“吕姐，你是不是眼花，或……或者……”

“或者神智不清。”吕姓少女气愤地又说，“要是不信的话，你们找找着，这个人在何处？”

两方的人，已一哄而散，全躲到棚后的树林藏身，都被这三位不可思议的少女给吓坏了。

神刀破浪更害怕，发疯似的溜之大吉。

四位刀客也慌慌张张。逼着驮队就道，不敢再留下歇息，宁可冒着烈日赶路。

三位少女哪能在杂乱的人丛中找到人？只能用目光四面搜索。
“人一定乘乱躲起来了。”白衣少女说，“吕姐，算了，反正他们打打杀杀与我们无关，我们也不便与他们拼死。这个人很可能会妖术，是白莲教的妖人，真要逼他，咱们占不了便宜，咱们对妖术不无顾忌，是吗？”

提起白莲教的妖术，百姓少女打一冷战。

“咱们也走吧！真可能是妖人。”吕姓少女恐惧写在脸上，“我真的亲眼看见他的身子与那个什么神刀破浪一合，就突然消失了，绝不可能是眼花。”

三女大概都对白莲教的妖人深怀戒心，怀着满腹疑团，匆匆整理坐骑，心虚地向北走了。

歇脚亭附近一静，食棚的主人叫苦连天。

□□

□□

□□

那时，山东全境，白莲会已正式更名为白莲教，暗中广收徒众，势如野火燎原。

教主是陈鸿儒，自你是祖师爷，秘密山门建在郛城，已拥有上万教徒。

深州另有一个闻香教，教主王森归天之后，他的儿子王好贤继任第二代教主，也有上万徒众，财力比白莲教更雄厚，王家本来就是亿万富豪。

另一个秘密组合是棒锤会，会主是于宏志，秘密山门建在景州，他们的实力也相当雄厚。

这三个组合，正以最快的速度膨胀，把山东地境弄成一处最神秘，最团结，也最充满暴力迷信的地域，势力正向外蔓延。

白莲教以妖术见长，驱神役鬼翻江倒海无所不能。据说，徐教主曾经获得百余年前在山东造反，一代女妖仙唐赛儿遗世的仙录，所以自称是道行更高的转世活神仙。

闻香教以迷魂道术自成一家，迷香的制造使用，天下无双。升了天的老教主曾经救了一位狐仙，狐仙剪断自己的尾巴相赠，这条狐狸尾巴带在身上，会发出醉人的异香，闻到香的人便会死心塌地向他效忠，至于是真是假，只有王家的子弟才能知道底细，所以叫做闻香教，这条狐狸尾巴，当然传给目下的第二代教主王好贤手中。

棒锤会以绝世武功称雄，枪棒锤戟皆走刚猛路子。每一个会友必须勤修苦练武功，在村里成立分会，招纳一些血气方刚游手好闲的子弟练武，恶性膨胀人数愈来愈多，最后终于走上权势的峰巅不归路。

在江湖闯荡、邀游、行道的人，当然知道白莲教是怎么一回事，也都对该教的妖术怀有强烈的戒心，认为武功很难与妖术对抗，最

好不要招惹白莲教的妖人。

三少女把杨一元看成白莲教的妖人，所以心怀戒惧匆匆溜走。

杨一元并没远走，他懒得和这些女娃娃生气计较。

许州来的八个中年人，不久便先后溜回，跨上坐骑向后转，逃回许州去了。

汉江四霸不久也回来了，幸而坐骑没被许州来的人抢走。

正在料理坐骑，神刀破浪突然发现杨一元坐在歇脚亭内，倚坐在亭柱下的栏凳上，写意地啃着手中的烙饼，显得神态悠闲。

人都走光了，他一个人安逸得很。

神刀破浪胆气一壮，怒火上冲。

这位仁兄根本不知道，杨一元与百姓少女冲突的事，更不知道杨一元在身后倏然消失的经过，怎知道杨一元有令人惊骇的神通。

哼了一声，不再整理坐骑，大踏步向歇脚亭闯，进亭便双手叉腰，大牛眼凶光暴射，死盯着从容吃饼，脸上有邪邪笑意的杨一元。

“你还敢留下？”神刀破浪凶狠地问，“该死的混蛋！你一定是许州来的那群杂碎的首领，胆敢留下来作进一步追查，太天烧不了你。”

“你怎么这样蠢？”杨一元吞掉最后一口饼，拍拍手上的粉屑，“我如果是许州来的人，会袖手旁观躲开吗？追查什么呢？你们势将骑上马向后转，转回襄阳实报隆中三英，表明半途被人识破阴谋半途拦劫，消息已经走漏，而且连人家所派的八个三流差劲眼线，你们也难对付，怎能再硬着头皮向许州闯，向一大群一流豪霸挑战叫阵？我要回郑州，跟你们去追查什么呢？”

“你瞒不了我，太爷要毙了你……”

杨一元手一扳亭栏，飘出亭外。

“我怕你。”他整理衣服挪好佩剑，“张老兄，那三个女娃娃，很可能回来一个或两个人看结果，很可能抓住你们究真相，你们汉江四场对付得了她们吗？”

神刀破浪本想追出，却又忍住了。